



红叶文学丛书

山
鬼

87
I247.5
2017

BK36/10

3

山 鬼

韩 瀚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



B 321034

山 鬼

红叶文学丛书

韩 瀚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书店总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0 毫米 1/32 印张: 8.25 12页: 2 字数: 149,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统一书号: 10097·455

定价: 1.35元

《红叶文学丛书》前言

红叶，是秋的花蕊；秋，是成熟、收获的季节。

《红叶文学丛书》呈献给读者的，希望是一簇簇成熟作者的成熟收获。

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是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光辉大旗，《红叶文学丛书》的作者和编者都是这面光辉大旗下的列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和发展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的有效方针，我们希望，《红叶文学丛书》的编辑工作也能正确体现这种原则精神。

我们务求丛书的每一作品都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宫的一砖、一瓦、一沙、一石。

我们确认的使命是，以健康、有益而各具独特艺术风格的读物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鼓舞人民正

视现实，瞻目未来，振作勇于创造的精神，以有助于推动我们的社会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轨道前进。

《红叶文学丛书》荟集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优秀成果，同时也编入了有价值的外国文学译著。

限于水平，我们的工作中一定会出现各种不足和缺陷，诚恳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帮助。

编 者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内容提要

某艺术陶瓷厂女厂长姜嫄被控将珍贵历史文物“美人醉”瓷像盗卖于美国商人詹姆斯，并与外商有暧昧关系。作品以对这一案件的调查为脉络，层层展开曲折多变的情节，步步推出各具风采的人物，描写了一场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尖锐斗争。作品手法别致，余韵悠长，表现的生活和思想具有八十年代的鲜明特色，读来令人感喟，启人深思。

春兰兮秋菊，
长无绝兮终古！

——屈原：《礼魂》

我又看见了那座小楼，那座段祺瑞执政时代留下来的灰色小楼。它依然在马尼松的掩映下，远离市尘，看上去冷清而又孤独。

我停下了脚步，真不愿走近它。我曾在它的第三层最东头的一个房间里，伴着绿铁皮档案柜，伴着黄纸蓝字的卷宗夹，度过了二十五个寒暑。我每天从这里走出去，总是看到过路人艳羡和妒嫉的目光，那目光跟失去生母的少年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受到母亲爱抚时极其相似。我曾为那种目光自豪过。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从这目光里看到了敌意和轻蔑。我终于发现，我就象这座小楼一样，总是和市尘隔着远远的距离，处在孤独之中，孤独到茫茫世间，竟然没有一个人把我看做朋友。我感到悲哀，被众人抛弃的悲哀。我想离开它。我终于离开了它，才三个月呢，又被一纸调令召了回来。难道，我要守着这座小楼孤独终身了吗？

我还是得走过去。熟悉了的小路，熟悉了楼梯，熟悉了的小楼上的静谧和那虽设而常关的房门……

二

四个人，已经在等我了，两个男的，老搭档，焦守义和刘春；一个穿着入时的女孩子，象个学生，没见过的；另一位女的，虽不熟识，但见过她，市委田副书记的夫人，叫吴憬的。老焦介绍说，她是我们的组长。

吴憬组长年过五十，看上去只是四十出头的样子，皮肤白皙，修眉下一双顾盼有神的眼睛，嘴的左上角生了颗乌黑的美人痣。美中不足的是嘴的尺寸大了一点，嘴唇的厚度差了一点。据说被上帝赐予这种嘴唇的人同时也被赐予灵巧的舌头和敏捷的头脑，因而，在使用言辞的场合，很容易让人懂得“唇枪舌剑”一词的含意。

“有人说我嘴厉害。是厉害点儿。年轻的时候，有人说我应该当律师，当外交官。嗨，我可当不了。真的，律师要铁面无情，我的心太软，太善良，不行。外交官也不行，我不会说应酬话，不会撒谎，见人耍嘴皮子就讨厌，恨不得咬他两口才解气，改不了。不然，我也许早去当女大使了。没办法，你们以后就知道了。我的嘴不饶人，可不伤

人。刀子嘴，豆腐心。以后大家一块儿工作，都多担待着点儿，我说谁几句，别往心里去就是。”

她说着目光在焦守义和刘春脸上扫过，两人的嘴角都往上翘了翘，作了两秒钟的微笑状。她又朝我扫了一眼，我轻轻点了一下头，让她的目光移到女孩子脸上。

“要是您说得不对，我可要顶嘴的哟。”

“不，阿苓，你爸爸可是把你交给我了，你要是不听话，可别怪我批评你。你现在的工作是机密性的，头一条就是要守纪律，不然要犯错误的。你爸爸对我说了，你在家最小，你妈妈最惯你，是吗？我跟你爸爸打了保票的：‘把她交给我，我能管了她。’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

“我象你这么大，已经工作了七年了。开头我也不懂事，不过我工作还是不错的，很少受批评。”

“可能因为你是书记夫人，人家不敢批评。”

“不，阿苓，不要瞎说，我们这里都是同志，没有什么夫人小姐的。你爸爸离休前是军区司令兼政委，那是他的事，他也不准你要小姐脾气。你刚出学校门，这里的同志都比你大，要好好向他们学习。老焦，你是副组长，以后要好好帮助她。”

老焦除了照例翘了翘嘴角作出微笑之状而外，

还辅之以头部上下轻顿的动作。

阿苓没再说什么，望着吴憬似笑非笑。

吴憬从提包里拿出手绢，擦了擦鼻子，开始布置工作。不知为什么，她的声音总是在颤抖着，好象嗓子里装有弹簧。

三

“这是上级交办的案子，是大案，要案，牵涉到五省三市，十二个人，都是有地位，有名望的。太复杂了，没法用一句话概括它的性质，有政治问题，里通外国问题，走私问题，男女关系问题，……别的不说，光一个美人醉，就是十万美金。十万美金，合人民币是……是多少？反正一辈子也花不完了，啧啧，人家发横财了！别的事，还多着呢，呆会儿你们看看材料就知道了。这些人利用党的政策的混乱，大搞自由化，自由到没边了，简直是男盗女娼，祸国殃民，不搞不行了。市委决定成立专案组，不，不叫专案组，中央说了，以后不设专案组，我们是调查组，其实是一样的。就我们四个半人，三个老的，这方面有经验，小俞是新从学校出来的，算半个吧，慢慢来，也是个考验

和锻炼。市委要我牵个头。我身体不好，很久没工作了，也没有多少经验。可是工作总得干嘛，看着这些乌龟王八蛋这样乱来，我有气。我也是搞文艺的出身，老焦知道，刚解放的时候，打腰鼓，扭秧歌，也是有点名气的。照现在说，也是个名演员了。可是，我反对把搞文艺的捧上天。画一张画，唱一支歌，编一篇故事，有什么了不起！这‘家’那‘家’地把他们捧昏了头，也不知道是哪位皇天老子的主意。这一来，他们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了。这，就叫不识抬举。在这个案子里头，一半是文艺界的，我看他们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他们都没有接受教训。现在，又是思想解放，又是对外开放，放，放，放，好！什么都放出来了。看你怎么收拾吧！再放，连地富反坏都要放到我们头上了，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还要不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人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写材料揭发他们了。他们是个集团，十二个人，咱们市有俩，也许是仨，最严重的是那个叫姜嫄的。姜嫄，你们可能听说了吧？名气可大了。一个女人，四十多岁了，自以为长得漂亮，整天卖弄风骚，不要脸！在北京呆不下去了，跑到咱们市，竟然当上了瓷厂的厂长。哼，让她管窑窑，怪事，让她开窑子还差不多。把中国女人的脸丢尽

了。可恨，可恨透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吴憬的嘴里会出现姜嫄两个字。我心里产生了莫名的惶恐，明显地感到，心跳加快了。我多么想让组长的话赶快结束，让我亲眼看看材料，知道姜嫄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希望吴憬对她的恶言秽语，是出于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妒嫉，什么人的揭发，也都是无中生有。而姜嫄，依旧是姜嫄，学生时代我曾倾慕和追求过的姜嫄。虽然，我是个失败的追求者，而且我已经生儿育女，鬓有霜丝，虽然，二十多年来，我不知道她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但在我的心日中，她仍然是一尊白璧无瑕的塑像。吴憬的辱骂，让我经受不了。我真想顶她两句，连词句都想好了：在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们最好不要先下结论。

可是，我没有说出来，在这点上，我不如那个小俞，人家是直言不讳，无所顾忌的。但是我不知道在对待姜嫄的事情上，她是否也象吴憬那样，有着女性本能的妒嫉心。

我打开材料，急着先看姜嫄的。可怎么也看不下去，眼前只是模模糊糊的一片字……

四

好象是罗丹说过的吧，女人青春的美，一生中只有几个月。姜嫫入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是四年级了。除掉假期，我跟她同学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想，这也许正好是罗丹所说的那几个月吧！大家都说她是米开朗琪罗的女儿，别的父亲塑造不出这么美的作品。她究竟美在哪里，谁也说不出，好象任何形容词都无法描绘。几个学过油画的同学要给她画像，找到跟她最好的同学郑家秀，郑家秀又去找蓝田玉教授。据说蓝教授跟她父亲是世交。在蓝田玉教授的劝说下，她同意做一次模特儿。一个星期天，就在蓝教授家里，大家给她画了素描像。后来，油画画好了，一起送给蓝教授看。我记得，蓝教授没有在技法上作过多的评论，只是说：“徒得其形，未能神似。”蓝教授好象特别谈到她的眼睛，说：“你们只画出了它的美丽，含着迷人的光，叫人神往；可是，你们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画出来她那双充满了梦幻般憧憬的眼睛。从那双眼睛里，人们可以想象出她心里一定有安徒生式的童话，德洛克拉瓦式的色彩，舒伯特或李斯特式的旋律，拜

伦、雪莱式的诗情。总之，那是一双充满罗曼蒂克的眼睛。你们谁也没有画出来，之所以没有画出来，是你们对表现对象的内心世界缺乏应有的了解。”

蓝教授的话，仿佛在她身上罩上了一层纱幕。她在我面前变得朦胧起来。美，美得让人无法捉摸。她简直成了一本迷人而无法读到的书。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可为她失眠了。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我想，她一定看到了。可是当我第二天见到她时，她却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又写第二、第三封，……一直写到第十封。我失望了。这时候，男同学中许多人在议论她，说她是“冷血美人”。她是陶瓷系的，他们系的男同学管她叫“德化观音”。原来，德化是福建省的一个县名，那里有个瓷窑，烧白釉瓷器，观音像烧得最出名。观音是女身，实际是个美人瓷塑。“德化观音”这一绰号，大概和冷血美人是异曲同工吧。

不久，同学中在传着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红色的梦》，是姜嫄写的。是写钧红釉子的。钧窑的瓷工，征服了氧化铜，第一次烧出了红釉瓷器，这本来是烧制工艺上的事，可是她却真的罗曼蒂克起来，在文章里把钧红釉拟人化成一个经过烈火冶炼出来的理想的使者，让他走进人们的生活，

打破了被青色、白色、黑色（指青瓷、白瓷和黑瓷）统治着的沉闷、单调的世界，给人们送来丰富、美丽、温暖和光明。我至今还记得有这样的词句——

……如果，那通红的太阳不再从东方升起来，如果，生活中再也没有火，如果，原野上从此只有叶子，那火一样的花朵从此绝迹，如果，少女的嘴唇都变成墨一样的颜色，人的血管里流出的竟是牛奶似的液体，……朋友，你能够忍受吗？拥抱那片红色吧，紧紧地，紧紧地，用心里的全部热诚。

校团委组织周末晚会。我决定到晚会上朗诵她的文章。怕她不来参加，我事先托了郑家秀，请她用团组织的名义动员她来。她果然来了，跟郑家秀一起坐在一个角落里。真怪！生活中，有些人生怕别人不注意自己，而被埋没了，她却千方百计地避开人们的视线，让人家看不到她。其实，晚会上还有不少男同学老是朝她坐的地方扭脑袋。我在台上朗诵的时候，几次把视线投向她，可她一直把头埋在郑家秀怀里，好象大难就要临头。朗诵完了，台下一片叫好声，不知是谁喊道：“欢迎姜嫄表演个节

目——”在一片掌声中，她拉着郑家秀跑出了会场。

晚会结束后，我又去找郑家秀。我带去我用姜嫫文章的意境所画的画，题目也叫《红色的梦》。我请她帮助把画送给姜嫫。她答应了，但是说：

“如果姜嫫不收，原物奉还。”我向她一再道谢。可是我没有走，我想听听姜嫫看了画会说些什么。我自信那张画是能敲开她的心扉的。

我在窗外凝神谛听着。

“姜嫫，给你张画看。”

脚步声，一阵沉默。她大概在看画了。

“可是，人家画的比我的文章的容量大多了。”她说话了，在评论我的画。“留下的想象的空间也比我的文章广阔。真好！大块的颜色，有点象马蒂斯，几根线，又平添了一点东方味儿，我喜欢这张画。是谁画的？”

我真想推门进去，告诉她：“是我画的，是我为你画的。”可是，我不敢。我怕那位德化观音脸子一冷，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还是凝神谛听着。

“如果送给你，要吗？”

“那……要看是谁画的。”

“周萌画的。”

“周萌是谁？”

哎呀，原来她连我的名字都不记得，我那十封